

## 美育乡村 以美润心

### 泉州乡村文化记忆主题征文比赛

主办单位  
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 
泉州晚报社

投稿邮箱:meiyuxiangcun@qzwb.com  
(邮件主题请注明“美育乡村 以美润心”泉州乡村文化记忆主题征文比赛,欢迎400万像素以上的配文照片、3分钟以内短视频)

安身而立命,和美而润心,构建身心与精神的家园,我想,这应该是美丽乡村最为朴实的定义。人的归属,精神的愉悦,让回家成为永恒的主题,有这样一条溪,奠定了一座村庄幸福的底色。

潘径溪,位于晋江市东石镇,从北向南穿过村庄,绕过山坳,一路向南蠕动,从潘径村流入海,流域面积12.4平方公里,河道长6.56公里。主体河段位于潘径村,为东石重要河溪之一。

潘径段溪宽水缓、清澈丰沛,于出海口建设水闸调控旱涝,滋养土地和乡亲。现在借着乡村振兴东风依溪而为,河溪两岸,左岸与环村公路并肩,新颖的别墅、工厂、楼群次第排列。右岸是公园、亭台水榭、球场、闽南红的学校,有时代的步履,有人文的瞻望,它们相互呼应,构成一道靓丽的新农村风景。

夕阳慵懒地靠在远方山头,阳光随性地泼洒,霞光万道,公园染上金黄,红砖绿瓦的屋顶被镀上金边,泛着金光的潘径溪,波光粼粼,匍匐向前,慢慢悠悠地投向大海,欣慰而满足地完成伟大的滋养。

夕阳美好,黄昏短暂,却被这些山农、渔民、摊贩、泥工、主妇、手工业者等各色身份的邻里乡亲们磨得深刻,意味深长。他们

## 潘径溪,一座乡村的底色

□张百隐

默契地啜饮着这条河流带来的养分,享受着乡村里的舒适与静谧。村里利用河道温柔的坡度、几个犄角旮旯地块就势而为,一个别致的公园跃然这片土地上。亭子间连廊相接,香樟、木棉、美人树交错种植,地面上的七里香、小绿萝、紫叶李花团锦簇,窄窄的鹅卵石水路蜿蜒地蜿蜒游走。清澈如镜的溪水,水里自在的鱼,偶尔栖息在缓坡的海鸥水鸟,这个便民景观,以极大的宽容呼应这个时代,接纳这座村庄。

溪边的长椅上平淡无奇的家常却聊得不知疲倦,绕溪散步的乡亲,三三两两,童叟不分,八角亭前的小戏台已经开场,演员头戴黑高帽,身着青布衫红马甲,两撇长卷须,手执堂木棍,蹦蹦跳跳,诙谐出场,两撮抖动的卷胡须瞬间笑翻爷奶们。接着县太爷、陈三依次出场,一出审讯的戏码在演员们精湛的演绎中被推向高潮。《陈三五娘》的剧目,村民都看烂了,但每次演出他们都是潘径溪畔最虔诚的观众,或许是因为不忍辜负这属于乡村和百姓的舞台。

接着,南音出场,琵琶、二胡、三弦、长笛和快板,交织配乐,居中的大妈,小碎步、兰花指,唱出南音婉转,黄梅优雅。随着抑扬顿挫的乐器,很多老人家也能哼上几句,投入的情绪,沙哑跑调的声线,还原生活最舒适的状态。我背靠石椅,眼前一片翠绿,不时有水鸟掠过,石椅背后是溪水流向的入海口,接着就是奔腾的远方。

经常与我交谈的老伯,是个讨小海的能手,他可以顺着这条河道,直至出海口,看潮汐测天气,找纹路抓螃蟹,听风



潘径溪从潘径村流入海,是东石重要的河溪之一。(马新荣 摄)

向知进退。在茫茫大海,循着驳杂交错的水路,他可以轻易找到任何方向,梳理着河溪与大海的关系。在潘径溪畔,他见证这条河道从污浊到清澈,从颓塌到改造,也见证岸边的工厂修整、住宅翻建、马路拓宽、植树造林。

村里有很多人远行,但我看到了更多人归来,或许是因为这条溪,这里的人可以轻易找到家的方向,可以优雅从容地生活着。难怪村里老人家常常笑着说,潘径溪就是村中的风景,看着舒心,这才是生活的样子。

左岸安身,右岸润心,这条溪就是这么神奇,他和村民共同完成一座村庄的蜕变,一道时代的命题。我在想,大地上交错的水系便是人身上的血管,正是这循环往复、生生不息的奔赴,才构成所有完整生命。从绿洲公园里传来的戏腔,千年来坚韧赓续,一定是指向远方,而潘径溪这条连接山海的河溪,注定在星河里写下不朽的篇章。

### 乡村名片 潘径村

位于晋江市东石镇,与金门隔海相望,依山傍海,交通便捷,历史悠久,人文底蕴深厚,传统产业发达,特别是纺织服装、五金制造、伞业制造、特色种植业均取得亮丽的成绩。是晋江市革命老区(基点)村,曾被评为泉州市2017-2019年度文明村,晋江市文明村、第二批最美乡村。



扫描二维码  
欣赏更多征文  
活动作品



人有三个基本错误不能犯:  
一是德薄而位尊,二是智小而谋大,三是力小而任重。



## 四季 乌鸫的咏叹

□栗冰

每天清晨,脸也不洗牙也不刷,直奔露台。去给我那大大小小六十多盆花果蔬菜浇水。多雨的闽南经常为我这个花农省却浇水的环节,却多了屏息静气寻找毛毛虫,将它们从花叶上迁移的步骤。它们擅长伪装,躲在娇嫩的叶片下啃食绿色大餐。若不是它贪得无厌,我也不介意大大小小无数窟窿、斑斑点点的丑叶子。但它们有恃无恐,成双成对在花朵上安家,践踏羞答答的花骨朵儿。我那清纯的小茉莉呀,那红的蓝的黄的粉的月季呀,怎能被这肥体壮灰不溜秋的流氓蹂躏?是可忍孰不可忍,该出手时岂能袖手旁观!每天巡园的头等大事从拍照数花蕾,变为手持夹子、镊子开启一场接一场的花朵保卫战。

花园里的客人不止有毛毛虫和蜗牛,繁花盛开的每一个清晨和黄昏都有蜜蜂来访。它授粉采蜜,我在看它也看花。蝴蝶也飞来寻花了。为清风徐来中的花朵增添了一丝灵动。痴痴地想:这些四处奔波的蜂蝶们是因着花的美丽,还是受风中的缕缕花香牵引而来赴这场高空里的约会?

知了撕心裂肺的呐喊由远及近,循声而觅,一次又一次,还是没找着它。直到它被连绵的雨水打湿了翅膀,从纤弱的花枝上跌了下来,才有机会将它救度到七里香粗壮的怀抱里。

这棵七里香树龄很长,是在楼顶露台上落户的第一批树民,它屡受虫难,又顽强生长。每年花朵稀疏,枯靡不堪。听一位老花农分享促花枝繁茂名曰“剪刀大法”的奇效后,也跟着照做。我拿着剪刀在老树前趾牙咧嘴,又出巨响声浪,“咔嚓咔嚓”地营造氛围。不久迎来了这八年来从未有过的满树花开、七里芬芳。

需要“剪刀大法”的还有一棵老桃树。七年前的一天,我去清源山下的花草市场闲逛。看见角落里的它结了好大一果实,老板娘说这品种是特甜的水蜜桃。千辛万苦把它领回家,第一年结的桃子又大又甜又软糯,堪比仙桃。第二年结了三颗大小不一的桃儿,全被我儿旋进肚里,每吃一颗吧唧着嘴连连说好吃。哎!这是我花了一百五十元准备年年吃桃的树啊,两年就结了四颗果子!第三年开始,它只在春天铺陈满树娇羞的粉红。桃树啊桃树,你应该知道我栽你的初衷绝不是为了这一季的诗意,你的重要任务是填我娃儿的小馋嘴。

能填娃儿嘴的还有蓝莓,它是新入门的树民,带着果实从山东果园飞奔至此。已然有小颗颗。这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的花园来客还有每天都来造访的一对乌鸫鸟。我在客厅喝茶看书时,它俩来了,应该是一对恩爱眷侣吧。总是一前一后,一只鸟落在栏杆上,另一只鸟儿就尾随其后。隔着落地玻璃看着它俩用鸟语交流。母鸟的利喙啄向火红的果子并啾啾道:“哇哦!是甜的,快来尝尝。”那大鸟拧不过任性的娇妻,掀起脑袋警惕地打量一番后,就一起叨小虫、叨果子,琴瑟和鸣着……它俩在树枝上唱歌,歌声嘹亮,像是对花好月圆的咏叹!我不惊动它们,有时开门它们正好也在,我便发出“吱吱喳喳”声,对它们释放善意,像是听懂了似的,竟也不急着飞走,我在东面干活,它们在西面啄食。自如的翅膀下终究藏着自由的灵魂,没多一会儿,一转头它们就飞走了。日复一日它们来去匆匆,常常留下鸟屎来告知我这个驿站它们来过。我现在竟然觉得鸟屎也是世间好物,它是花肥,也是我们彼此间信任的留言。



(CFP 图)

普普通通的石头房子,就是他毕生最大的资产。

常年艰苦的重体力活,建房和生计的巨压,最终压垮了父亲的身体,素来健壮的父亲竟一病不起,静卧在自己一手打造的石头房里,带着事业未竟的些许遗憾,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时光飞逝,我们兄弟姐妹们先后在外购买商品,母亲不愿离开老家,独自一人守着石头房子,老房尽显寂寥。每到逢年过节,在外漂泊的孩子们回家陪伴老人过节,老房子才又恢复了些许生机。

回首曾住过的红砖厝、石头房,一砖一瓦之间,镌刻着全家的爱;一墙一瓦之缝,透视着举家铸就的爱。

久不回老家,蜘蛛代替我们编织曾经的梦想,当我们无意碰撞蜘蛛网,那些如织的往事又上心头,老房触动人心,泛起层层涟漪,经久不散。

母亲守着老房,我们守着母亲,总有一天,我们接力守护老房,也守护家的根基。

## 老房

□许建军



### 回首

母亲难得长久外出做客,其间老家无人打理。那日傍晚,我顺路去老家取几本书。两个月未踏足老房,在微弱灯光的映射下,卧室、卫生间上,蜘蛛网犹如一面小小的镜子,闪着放射状弱光,给老房增添了一抹沧桑。步履匆匆的我,灰头盖脸和蜘蛛网亲密接触。

从懂事那时起,最早住的闽南红砖燕尾脊古厝位于古镇东路,那是千年古津的一条数百年老街,东边有东角隘门、中学,南面有供销社批发部、狮子楼,历来是学生求学必经之道,也是繁华的商业古街。教书的宗伯一家住东厢房,我们一家挤在西厢房,共用的大厅就是简单的厨房,天井是盛夏童叟们纳凉的好场所。除了南面大门,房子东西北其他方向都被宗亲们后来加盖的房子包围。我们家里人口最多,大人小孩六口人挤在一屋,奶奶独居一小房,几个叔辈们或参军或加入民兵营,不占地盘,家里居住环境极其简陋,阖家却感觉热闹又温馨。

拥挤不堪的住房,始终是父辈们的一块心病。20世纪80年代,地处闽南沿海地带的古镇居民们,纷纷盖起了石头房子。在奶奶的敦促下,作为家中长子的父亲和他的三个兄弟掏尽了所有积蓄,东拼西凑,终于在东街买了一小块地,建起了四房一小厅的一层石头房子。父亲三个弟弟们结婚的新房总算有了着落。四个兄弟里,父亲的孩子最

多,一男孩三女儿,尽管多出了一间房,住起来仍显杯水车薪。

在母亲的一再要求下,父亲到处张罗资金,向村里申请了宅基地。从事搬运工作的父亲认为山下地块离粮站近,早晚出工搬运货物方便,又因“路边吵,山下静”等诸多理由,选了山下宅基地。

1993年,古镇实施延平东路改造工程,红砖古厝在拆迁之列。彼时,新房地基刚完工,父母亲一点点积攒资金,一车车购买溪东村出品的花岗岩条石。拆迁在即,新房不得不加快建设进度。“四房十字廊”结构房子先建后落两房及大厅,亲戚朋友宗亲齐齐上阵,全家男女老少出动,扛石头挑河沙拌水泥,一起配合师傅赶早摸黑,终于把第一期工程做完。以后又陆陆续续修建,一幢单层不足两百平方米的石头房子,前后历时数年方告竣工。

父亲带着奶奶,举家搬迁新房。奶奶中年守寡,独力拉扯一帮孩子长大成人,住进大儿子的石头房,儿孙萦绕膝下,辛苦操劳的老人,晚年度过了一生最惬意的一段时光。

建一幢属于自家的新房,是本分的父亲一辈子最大的梦想。父亲没有打下什么江山,一群孝顺懂事的孩子和一幢

## 爱的告白

□林珺

哪怕千辛万苦、千难万险,你的生日不是我的受难日,而是你我相见的纪念日,是幸福的开端。

不知从何时起,我的小小婴儿开始变成了一个大大孩子,依偎在我怀里安睡睡着的时间越来越少,开始会跑会跳、会说会笑。时间对所有人一视同仁,却赋予各自不同的意义。对成人而言,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在一成不变和止步不前;但对孩童而言,破土而出的生命力让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惊喜。

养育孩子,便是重新拥有一次童年,让我们能从牙牙学语和蹒跚学步开始,为每个小小的进步而大声喝彩,为第一声“妈妈”流泪感慨,开始关心起粮食和蔬菜,也重新向往起铁路、高山和大海。何其有幸,平凡如我,竟有世间最美好的记忆。原来,渺小如蚂蚁,也能有一日的驻足和观望;浩瀚如星空,亦能用投影融入这个小小的家。池塘里的小鸭,角落里的

木马,路边无名的野花,随处可见的泥和沙,盛夏里甜甜的大西瓜,都将随着这似水年华,浓缩成一杯醇厚回甘的茶。

感恩有你,让我有机会从奔波忙碌的成年世界里抽身而出,回到生命最初的平静和喜悦,去感受最清澈的爱与信赖,去找回失散多时的憧憬和期待,去真正深刻地理解未来已来。你就像世界上的另一个我,起源于我,但不同于我,有全新的世界,有独立的人生;你也让我成为另一个我,一面柔软,又一面坚韧,对世间万物都倍感珍惜,对人生百态都不再畏惧。难以想象,曾是叛逆少女的我,梦想山高海阔,行走天涯海角,如今已是千万个普通母亲中的一员,拘泥于方寸之间,只得须臾睡眠,但内心却是幸福绵延。是的,比起这个世界,我更爱你;而因为爱你,我也更爱这世界。

你让我觉得,过去的人生万事都刚好,哪怕有些理想无能为力,有些选择迫



(CFP 图)

不得已,有些遗憾追悔莫及,但一切都是如此巧妙,刚好得到、刚好失去,刚好遇见、刚好是你。

幼时的记忆多数会被忘记,让我把它珍藏在这里。总有一天你会顶天立地,我也会慢慢老去,但请永远记得我爱你。



## 诗语

### 在树下静坐

□林娜

大地的狂躁,将八月推向山谷,想象一串脚步,将木叶的微红敲响。听得见的风说:找一棵大树静坐,这无人王的山谷,树的高度经由暑气牵引,向上的高度以及天空的辩论,已模糊节气的筋骨

山路狭小,草木低垂不语,只有微风拂面,照见水的回眸,只有时光空出缝隙,在树下静坐,忘记日子多么厌倦,夏与秋的撕扯,黑夜被慢慢拉长



(CFP 图)

## 天伦

我生宝宝那天,紧急顺产剖,从手术室被推到病房已是凌晨,当时我疼得在床上动弹不得。护士把小宝贝放在病房的婴儿床里,那个晚上我没有看到他的样子。夜间宝宝开始哭,小小的孩子第一次离开妈妈的身体,还不适应这个新世界。黑暗中我说:“宝贝,妈妈在呢,别怕。”孩子听了我的声音,立刻就安静下来。那时你我尚未见面,但早已认识彼此。

人们常说,孩子的生日,是母亲的受难日。曾经我也深信不疑,对生儿育女恐慌不已,直到真正感受到一个小生命在身体里成长,倾听着我的心跳,依靠着我的呼吸,分享着我的喜怒哀乐,陪伴着我穿越时光和大海。不知母爱从何处来,自何时起,但每忆起怀孕的时光,那种心灵的慰藉无可比拟。你的存在胜过千言万语,

## 古风“三字词”

●玄武蝉

指黑蝴蝶。

【出处】宋·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·虫鱼》:“黑蝶大如蝙蝠,橘蠹所化,北人云玄武蝉。”

●玉逍遥

指妇女头上的饰物。

【出处】《金史·舆服志下》:“年老者以皂纱冠髻如中状,散缀玉钗于上,谓之玉逍遥。”

●稷下亭

指学者讲学议论荟萃之地。

【出处】唐·卢照邻《文镜秘府论》:“锦里淹中馆,岷山稷下亭。”